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目錄

東塾讀書記卷一

番禺陳澧撰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

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溫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

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

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

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卿題辭以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濃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

致要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諫之書本此體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今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燿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

之迹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近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終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陳澧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章指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着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着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

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淸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

之遺法也（盡心堂記）灃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灃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鄭箋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注作效字從來字學並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慴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篇 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歐學褚

是效歐效諸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琛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沖遠解論語時習爲每日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涑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甚明漢書古今人表序乃[illegible]誤引李充說而敘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即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

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强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咫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解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有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澧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澧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

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十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澧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

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遯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飡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遺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

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嶠之語如此類者甚多皆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為之末乎孔子既言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十七　又云昨廖子

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所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訾惟欲人之同乎已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日經學二日行實三日文藝四日治事亦合於四科之法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賾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廓傳後蓋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並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者苟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

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已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已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温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司戶文仲書 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灃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

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惟委臣下論

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乞以十科舉士劄子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家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澧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即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傚而行之惟不用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敎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敎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子衿傳誦之者學詩也歌之弦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

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爲荀勖幷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亾此二八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入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

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詳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見上蔡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論語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贊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極無大過恐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弒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也此趙邠卿孟子題辭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禮謂

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即所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即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荅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二十三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

處討卷二十一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
識說箇甚底卷三十六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
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
章朱子云曾子資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
語類三十五 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
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同上 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
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宏毅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爲學者
箴砭學者說經數條即自命爲經學斯不宏矣如劉端臨論語駢枝所說不多而條條精確則又當別論 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毅矣爲士者
如此曾子以爲不可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一一着實

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日知錄其有意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二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邁尋常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觀自謂以以求何以什一而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蓋於什一之外不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務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

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為大也太史公為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夫既咸為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為門人澧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為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眞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

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貪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

故全空以冒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叚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淸之功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刪棄之未盡者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死徐自知之風俗通怪神篇略同皇疏云外教無三世之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廬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

佛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瑒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為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為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異於佛教者程易田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閒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後洪纖記此程氏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同明言抑之也○皇氏謂周孔為外教顏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周孔所及然此言也正可勸人不學倣也學堯舜周孔能及乎否乎而況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固窮而譏

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班孟堅西都賦云蓋故知新已希而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皇疏解知德指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此朱子誤讀史記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慍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且知以爲一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下孰能宗予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宰予

書孔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淺陋紕俚者則更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

之也門人王峻之云此條孫頤谷讀書脞錄已疑之又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眞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眞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紺緅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荅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

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若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此班孟堅以為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則似預知將來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為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讖緯之書固宜以為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

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怛之意誠實惻怛即肫懇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

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灃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息生見得仁何其偵也力行近乎仁即是恥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恥恕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灃案朱子解克爲勝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揚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灃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即約我以禮故解克己爲約身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爲難矣根也慾

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義卽理也利卽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卽理也懷土懷惠卽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卽理也下達卽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卽理也易下繫困德之辨也鄭注云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此解爲固守其窮也濫卽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卽理也謀食憂貧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卽理也求生卽欲也喩義喩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為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刪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顏色朱注好其言善其色刪包氏二字慎終追遠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朱注引之但云蓋說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末采游氏說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不固為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

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

孔子荅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駁難者多矣禮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

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云毀者或損其眞此之謂也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弒簡公章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禮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翟晴江云善人生質雖美不出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

貼合四書考異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如此解乃通先生宰欽粤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示諸生如此條是也又云興滅國謂諸侯繼絕世謂大夫舉逸民謂士尤精確王無功答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詰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眞可疑安國既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之

爲肯定不乏若眞乏之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禮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嘗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二程遺書卷二十二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答江隱君書又云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

可歎（答王欽之書）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答黃直卿書）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庵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庵而已（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東塾讀書記卷二終

東塾讀書記卷三

孟子

番禺陳澧撰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荅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

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朱注云乃若發語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

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

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黄百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卽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何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丘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黄戴二說難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伸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

寡罪原性篇　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為善畏威寡罪即可以為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　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實性篇　澧謂董子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即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玉英篇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　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

于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上同澧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蹻刺人之濫則惡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爲實矣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揚食我越椒其惡不過如盜跖莊蹻耳方望溪原人篇云宋元兇劭之誅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琛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琛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揚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劭琛之甚望溪之論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子言性

論　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辨○案二子謂孟子楊雄孟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智愚與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為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不移是其極昏暗不能使之明非極惡無善也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疑孟又云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性辨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

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原性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解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荅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卽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

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蔕芥（中和論）又云盜跖莊蹻謗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宜之初）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卷六）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語類卷四）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答林德久書）澧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

所謂性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澧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日鈔卷二）澧案孟子但言性善未嘗以爲盡與堯舜爲一也東發誤解

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爲一也

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作知言疑義則有之澧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爲善情則爲惡觀蘇綽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確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尚書皋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

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尤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即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閒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淸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閒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宋元學案十七）澧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以爲未瑩實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即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即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必惡親於狐蚋其泚者僞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賴猶嬾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答宋深之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澧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

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義不才材質美者義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

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眞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固有卽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曰性善辯見趙氏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表民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之名雖大激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百十八）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可常讀之（與邵中孚書）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弗思耳又

曰弗思耳矣又曰弗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淺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又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答梁文叔書 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趙邠卿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 性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

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牿亡之也枉尺直尋牿亡之端龍斷墦閒梏亡之極也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既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銳退速助長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助長也朱子荅李晦叔書云罷能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解

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既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

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也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

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孝則雖未學亦可不苛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既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即中也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即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下數章亦然）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此僞孫疏之說甚明確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經始靈臺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哿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自求晝爾于茅雨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之方蹶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illegible][illegible]普天之下肆不殄厥慍〇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論詩者四小弁凱風不素餐兮〇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詩之語）引書者十八（湯誓

日時日害喪書曰天降下民書曰湯一征又湯始征書曰徯我后兩引太甲曰天作孽兩引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餉泰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丕顯哉文王謨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書曰祇載見瞽瞍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湯誥曰殺越人于貨書曰享多儀論書者一武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如放勳曰勞之來之有攸不爲臣之類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戰也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

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交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

有不明言禮者古者棺椁云云無度云云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夏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犧牲既成云云有布縷之征云云

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云云與內則畧同

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間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孟母謂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平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微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矣○朱子集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近有四書隨見錄不南昌姜氏偉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知錄詳考之

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曾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晳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即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曾西一節即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即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之證也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大才故或人以子路管仲擬之觀其答語醇謹而雄直曾氏家學可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見祭義鄭注檀弓孔疏云子張弟子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蓋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朱注云孟子蓋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為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

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萬章章句下　澧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淸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右師言卽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閔損不食汚君之祿則閔子亦由伯夷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淸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淸也故曰

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與友人論學書）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盜其才略膽氣固亙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矣何謂和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即人心也道義即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即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即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

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澧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陳仲子之辟兄離母許行之並耕白圭之二十取一皆欲自表異以驚世駭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學記澧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集序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

云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會是淵軌薄夫以淳後漢書陳寔傳贊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語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爲文有匪皋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騫篇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污世是鄉原耳鄉原之極者爲道也

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尙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尙志卽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人第一章集注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

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篇泰伯喜駁

孟子乃并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耳所謂儆矣商鞅云吾所謂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開塞篇 泰伯之說流入於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遭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論衡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已有之 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為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為賊安在哉在閹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

俗合乎汚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人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慝經者常道也即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僞孫疏云如後曰鄉原者是不經也此蓋得之不可以其僞而棄之也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爲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爲徒則豈能闇然爲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踽踽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華海堂集序

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

獧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獧也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獧也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策略澧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即所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即獧也矜獧雙聲矜與鰥通鰥亦作鱞見桃夭詩序釋文獧鱞皆以睘爲聲矜與鰥通故亦與獧通也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愚即原也詐即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蓋狂獧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

獧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爲反經矣獧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眞狂眞獧其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者

嘐嘐然曰古之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爲盛撥亂爲治矣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與由於下無學然則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

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並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即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卻所謂逆天之休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徐無鬼此則得已而不已者也得已而不已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云解經已是不得已卷十一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絀者不伸也非斷絕也（史記儒林傳云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道）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上篇）禮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獧惡鄉原君子反經斯無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瞀儒嚾嚾然遂受而傳之（非十二子）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瞀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爲不傳哉

程伊川爲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朱子年譜序王順渠文錄云孟子後千載無眞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慼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陳太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澧未見順渠文錄據明儒學案錄此澧謂漢唐人且可不論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澧上劄記卷一引讀書劄記論彭更萬章謂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如此澧謂公孫丑問不素餐亦然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

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卷六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孟子言孔子猶較萬章尚疑之必不信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語矣

李泰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獎周室策問自來非孟子者以此說爲最甚魏叔子云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敎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留侯論澧謂此可以解泰伯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懸安得不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獎周室則必爲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謂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子使

孟子果有不獎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之乎正以荀子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泰伯之說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程子亦嘗論此謂觀天命改與未改朱子采入梁惠王篇集注○孟子七篇惟桃應章可疑讀者如食肉不食馬肝可也其餘無可疑也

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四書釋地又續澧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況可苛論乎

滕文公為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

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澧案此朱子敎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伯桐有孟子章類一編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蓋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語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

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僞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疏云我能爲君期與敵國戰鬪必能勝逆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也也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知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處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晳死曾元養曾子疏云曾晳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欲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家頭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矣僞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皆其雲霓而雨之降周公君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

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東塾讀書記卷三終